

續資治通鑑

廷允許不得之任 庚戌詔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

穆爾加太尉兼知江浙行樞密院事提調行宣政院事

便宜行事 九月乙卯朔詔遣參知政事額森布哈

也先不花今改等往諭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令講和時博

囉特穆爾調兵自石嶺關直抵冀寧圍其城三日復退

屯交城察罕特穆爾調參政閻奉先引兵與戰已而各

于石嶺關南北守禦 壬戌賊陷孟州又陷趙州攻真

定路 癸未賊復犯上都右丞孟克特穆爾

帖木兒今改引兵擊之敗績 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張楨嘗劾

額森布哈及樞密院副使托克托穆爾

舊帖木兒今改治書

侍御史努努

舊作奴
奴今改

弄權誤國之罪不報及額森布哈

等受和解之命見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方構兵中

道遷延不進楨又言額森布哈等貪懦庸鄙苟懷自安

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

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

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般黎庶肝腦塗

地實奉使者之所致也宜急殛之以救時危亦不報楨

乃慨然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結茅安邑山谷

問不復言時事

攷異元史張楨傳楨疏劾額森布哈等
在二十一年據本紀則額森布哈奉詔

往諭博囉特穆爾等自在二十年蓋

傳文誤衍一字也今從本紀改正

是月張士誠兵

侵諸全吳元帥袁實戰死、黃岡人歐普祥故徐壽輝將也性殘暴所過室廬皆焚蕩俘掠無遺壽輝使守袁州陳友諒弑壽輝徵兵于普祥普祥不聽其節制乃以袁州降于吳友諒聞之遣其弟友仁攻袁州普祥與部將劉仁黃彬擊敗其眾獲友仁鞭而囚之友諒懼遣其太師鄒普勝與普祥和約各守其境普祥乃釋友仁歸冬十月甲申以張良弼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討南陽襄樊 詔博囉特穆爾守冀寧博囉特穆爾遣保保等倍道趨之守者不納己亥察罕特穆爾遣陳秉直等以兵攻博囉特穆爾之軍于冀寧博囉特穆爾軍戰敗

時詔以冀寧昇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以爲用兵數
年惟藉冀晉給其軍以致盛強苟與之則彼得以足兵
足食而已無以爲資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就屯澤
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班布爾實舊作沙今改以兵援之班布爾實謂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
王命察罕特穆爾怒殺之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凡

三日博囉特穆爾以兵侵汾州察罕特穆爾拒之

癸酉賊犯易州十二月辛卯廣平路陷吳國公復

遣夏煜以書諭方國珍是歲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

舊作帖木兒今改舊作帖木兒今改

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命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舊倫禿堅帖木

改見今

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兵入高麗王王都出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爲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各藏其馬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音者不殺其餘竝殺之關先生沙劉二皆死惟破頭潘及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直走西京降博囉特穆爾聽其調遣後乃降于庫庫特穆爾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赦天下 命中書平章

政事達實特穆爾

舊倫答失帖木兒今改

參知政事七十往諭博

囉特穆爾罷兵還鎮復遣使往諭察罕特穆爾亦令罷

兵而丞相綽斯戩

舊倫搠思監今改

與資正院使保布哈

舊倫朴不

化今改黷貨無厭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啗之以密旨

南之路厚則曰密旨令汝併北北之路厚則曰令汝併

南由是構怨日深兵終不解 乙丑河南賊犯杞縣察

罕特穆爾討平之 丁卯李思齊進兵平伏羌等縣

吳院判朱亮祖率兵擊陳友諒平章王溥于饒州安仁

之石港不利而還 吳元帥朱文輝及饒州降將余椿

等引兵次池之建德令元帥羅友賢攻東流賊壘擒其將李茂仲文輝又追襲其守將趙同僉走之 二月甲

申同僉樞密院事特哩特穆爾

舊倫迭里帖木兒今改

復永平燦

州等處

吳改樞密分院爲中書分省始議立鹽法置

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餉 己丑察罕特穆爾駐兵霍州攻博囉特穆爾 己

亥吳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使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爲一貫四貫爲一兩四文爲一錢其物貨價值一從民便 丙午吳議立茶法凡產茶郡縣竝令征之其法官給茶引付諸產茶郡縣凡商人買茶具數

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茶一百斤輸錢二百

郡縣籍記商人姓名以憑勾稽

巴特勒布哈

舊倫八撒刺不

花今改

以廉訪使久居廣東專恣自用詔以鄂勒哲圖

倫舊

完者篤今改

等爲廉訪司官而除巴特勒布哈爲江南行臺

侍御史巴特勒布哈不受命盡殺鄂勒哲圖等唯廉訪使董鑰哀請得免 三月癸酉察罕特穆爾調兵討永

城縣又駐兵宿州擒賊將梁綿住

泗州守將薛顯以

城降于吳

先是吳遣夏煜往諭方國珍戊寅國珍使

者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輿獻吳國公曰吾今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粟米布帛其它玩寶非所

好也卻其獻 是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

博囉特穆爾罷兵還遣圖魯卜舊倫脫列伯今改等引兵據

延安以謀入陝張良弼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

察罕特穆爾良弼又陰結陝西行省平章定珠聽丞相

特哩特穆爾舊倫帖里帖木兒今改調遣營于鹿臺察罕特穆爾

聞而銜之 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以張良弼爲

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察罕特穆爾遣其子副詹事庫

庫特穆爾舊倫攬庫帖木耳今改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

遂不復疑庫庫本察罕甥也姓王比名休休察罕養以

爲子 五月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

敗之 乙亥察罕特穆爾以兵侵博囉特穆爾所守之地 是月李武崔德等降于李思齊 吳命同僉朱文忠城巖州時杭州爲張士誠所據距嚴密邇故築城爲守備 陳友諒將李明道犯信州聞吳將胡大海在浙東懼其來援乃遣兵據玉山之草坪鎮以拒敵夏德潤出兵爭之戰死 六月乙未熒惑歲星太白聚于翼察罕特穆爾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欲總兵討之七月丙申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竝進而自

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軍州
東昌 丙午吳雄鋒翼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鎮
遂會鄧愈兵攻浮梁 李明道攻信州益急吳守將胡
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于胡大海大海即帥
兵由靈溪以進德濟乃引兵出城與明道戰大海縱兵
夾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送朱文忠漢二
溥之弟也文忠令爲書以招溥復送之建康吳國公皆
仍其舊職用爲鄉道以取江西 秋七月甲子吳國公
以都事范常爲太平府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
民數罹兵革疲勞甚矣當有以安集之使各得所常之

官興學恤民以簡易爲治官廩有穀數千石請以給民
乏種者秋稔輸官公私俱足 己巳忻州西北有赤氣
蔽天如血 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邊陷安慶吳守將
余某戰敗奔還建康吳國公怒斬之 八月甲申吳將
鄧愈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
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蕭明率眾拒戰光擊敗擒之遂
克樂平 吳將胡大海率兵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
進至城下遇伏被執死之大海圍城久不下乃引還
乙酉大同路北方夜有赤氣蔽天移時方散 先是朱
文忠送李明道至吳國公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

賊主將士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私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公遂決意伐之召諭諸將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于公曰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師勝之兆也公於是命徐達常遇春等先發庚寅親乘龍驤巨艦率舟師溯流而上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公以陸兵疑之乃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遂復安慶長驅至小孤山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

邏命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
兵督戰公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獲其舟百
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公入江
州復遣達進兵追之達聞友諒欲出沔陽戰艦來拒戰
乃屯沌口以遏之 甲辰吳遣兵攻南康克之改爲西
寧府又分遣將士略各城之未下者東流蘄黃廣濟饒
州相繼降 是月察罕特穆爾率師至鹽河遣庫庫特
穆爾及諸將闕思孝等會關係浩爾齊舊作虎林
赤今改軍由
東阿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眾奪之關係浩爾齊且
戰且渡遂拔長清以精卒五萬擣東平東平僞丞相田

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城下察罕特穆爾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與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令豐爲前鋒從大軍東討時察罕特穆爾猶未渡河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特穆爾分遣奇兵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及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大敗之棣州俞竇東昌楊誠皆降魯地悉定吳國公聞之遣使與察罕特穆爾通好謂左右曰察罕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

爲人傾側察罕待如心腹則闇于知人矣古之名將洞
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
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議之 九月辛亥
陳友諒建昌守將王溥等降于吳 甲寅吳星源翼判
官俞茂攻德興克之 戊午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伏
誅 壬戌四川賊兵陷東川郡縣李思齊調兵擊之
壬申命博囉特穆爾于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從便屯種
是月命兵部尚書齊齊克布哈舊作徹徹不花今改侍郎韓祺
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蜀劉楨密言于明玉珍曰西蜀
形勝東有瞿唐北有劔閣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人

物彫耗大王撫有之休養傷殘之民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之業當于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玉珍駭然曰此非我敢望也楨曰大王所部皆四方之人若謙讓猶豫一旦將士思鄉土瓦解星散大王誰與建國乎玉珍猶不聽已而楨復言之玉珍乃謀以明年僭號 冬十月察罕特穆爾進兵逼濟南城齊河禹城皆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濟南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特穆爾令參政陳秉直劉珪守禦河南而自駐山東移兵圍益都環城

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竝進賊悉力拒守察罕特
穆爾復掘重塹築長圍遶南洋河以灌城中城中益困
十一月戊午吳國公命參政常遇春率兵救長興先
是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以眾十餘萬攻長興水陸
竝進城中兵少不能禦公在江州即命華高費聚等率
三路兵往援而諸軍戰皆不利遂潰耿炳文嬰城固守
左副元帥劉成出戰死于是敵復圍城結九寨爲樓車
下瞰城中取土石填壕隍放火燒水關城中晝夜應敵
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公以圍久不解故復命遇春往救
己未吳遣平章吳宏等攻撫州陳友諒右丞鄧克明

據城拒守僉院鄧愈自臨川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兵由
東西北三門入克明單騎出南門走自度不能免乃詣
愈降愈畱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
曲克明因請往江州見吳國公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
明逃歸新淦 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
百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祕書少監程徐祀之 甲戌吳
常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俘斬五千
餘人 是月察罕特穆爾李思齊遣兵圍鹿臺攻張良
弼詔和解之俾各還汛地兵乃解 十二月己亥陳友
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鄭仁傑詣

江州納降于吳仁傑言廷瑞之意以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既降之後願不以改屬它入吳國公有難色劉基蹴所坐胡牀公悟乃許諾以書報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它將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士英才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嘗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有散其部伍使人自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戮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

長張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長張破
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自視無
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
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計 是歲京師大饑屯田
成收糧四十萬石賜司農丞胡秉彝上尊金幣以旌其
功

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辛亥胡廷瑞得吳國公書意遂
決遣其甥同僉康泰至江州降 甲寅詔李思齊討四
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命 吳國公以
胡廷瑞等降遂發九江如龍興己未師次樵舍廷瑞與

祝宗遣人齎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
辛酉公至龍興廷瑞宗率行省僚屬迎謁于新城門公
慰勞之俾各仍舊職壬戌公入城軍令肅然民皆安堵
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明日命存
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戊辰築臺于城
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
攻城略地鋒鏑之下民惟其殃今爾民得骨肉安全生
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
民之福也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
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累爾等各事本業毋游

情毋佗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
父母妻子爲吾良民于是民皆感悅建昌王溥饒州吳
宏各率眾來見袁州歐普祥遣其子文廣來見公厚賜
遣之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至
是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
使人覘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公責其反覆

囚送建康

丁卯詔以太尉鄂勒哲特穆爾

舊佗完者
帖木兒今

改爲陝西行省左丞相仍命察罕特穆爾屯種子陝西

申諭李思齊張良弼等各以兵自效以額森特穆爾

舊佗

也先帖木兒今改

爲中書右丞

辛未寧州土官陳龍遣其弟

良平率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民兵降于
吳癸酉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
詣龍興納款吳國公以本立爲西行省參政萬中都元
帥粹中行軍指揮俾還守吉安 乙亥陳友諒平章彭
時中以龍泉降于吳命仍其舊職 二月丁丑朔盜殺

陝西行省右丞塔布佺

舊佺塔不
死今改

癸未吳金華苗軍

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殺守臣參政胡大海及郎中王
愷總管高子玉初大海下嚴州震等自桐廬來降大海
喜其驍勇畱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
遇已厚未忍發福曰舉大事寧顧私恩乎欲從之以書

通衢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觀弩於八詠樓下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抽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復殺大海子關住執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驅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

士誠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吳國公即命左司
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鎮
撫其民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嘗自誦曰我本武人
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不殺人 不掠人婦女 不焚
人廬舍而已 乙酉彗見于危光莖長丈餘色青白

丁亥吳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賀仁得等聞蔣英等已
殺胡大海亦佯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
同及朱文剛等據其城朱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等率
兵屯縉雲以圖之再成累著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至
是佑之等叛再成方與客飯聞變即上馬收兵不及迎

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于汝乃敢反耶賊爭刺再成再成揮劍連斷數櫛兵及其頸墮馬大罵不絕口死炎初被執幽空室中賊環守脅之降炎不屈仁得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爲鼠所困我死爲主爾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李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乃主上賜我者吾當服以死賊遂害之 辛卯吳國公旣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餘以鄧愈爲江西行省參政畱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胡廷瑞張民瞻廖永堅傅瓛潘友慶等從公還建康 丁酉

尋犯離宮西星至三月終光武長二丈餘 壬寅吳國
公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 是月知樞密
院事圖沁特穆爾奉詔諭李思齊討四川時思齊遣保
鳳翔使至思齊進兵益門鎮使還思齊復歸鳳翔 三
月己酉明玉珍僭稱帝于蜀國號大夏建元天統立妻
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
承旨學士國子監祭酒等官以戴壽爲冢宰萬勝爲司
馬張文炳爲司空向大亨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鄒興
爲司徒劉楨爲宗伯牟圖南爲翰林院承旨分蜀地爲
八道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以策士置雅樂以供郊祀

之用皆劉楨所爲也

攷異元史順帝紀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四川明玉珍僭稱皇帝

明史太祖紀在二十二年三月明玉珍傳亦

初張士

誠聞蔣英之亂遣其弟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州吳守將謝再興晝夜鏖戰未決乃遣將設伏城外自引兵出戰戰既合伏起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興慮不能支告急于浙東行省右丞朱文忠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邵榮將至乃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討處州宜偕以

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丞徐達與榮
領大軍至嚴州寇日進擊使謀者揭榜于義烏之古朴
嶺土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同僉胡德濟規知之密與
再興謀癸丑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兵亂
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眾土信驕侈不能拊循將士
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擣蒲蹴鞠酣飲爲事部將往
往效之故至于敗 甲寅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
山陝西行省參政車力特穆爾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癸亥吳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
人意既降復謀叛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之

故未即發及吳國公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爲變不利于
已乃微言於吳國公公即發使詣洪都令二人將所部
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調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眾
叛適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爲旗號進劫洪都是日暮
至城下發鼓舉火攻破新城門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
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
害愈窘甚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于是都事萬思誠知
府葉瑛皆死于難公聞瑛死痛悼之辛未愈至建康公
遣使詣漢陽命右丞徐達等還軍討之是月命博羅
特穆爾爲中書平章政事位第二加太尉張良弼受節

制于博囉特穆爾李思齊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
伏兵大破之 夏四月己丑禁諸王駙馬御史臺各官
占匿人民不應差役以欲修上都官闕故也帝嘗以上
都宮毀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因危素諫而止至是
復大興工役 吳平章邵榮及元帥王佑胡濙等兵攻
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乘城以入李佑之自殺賀仁得
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建康伏誅處州復平以王佑守
之榮乃還 甲午吳右丞徐達復取洪都府時達等師
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宗走新淦依鄧
克明後爲志明所殺雨其首以獻于吳泰走廣信爲追

兵所獲送建康泰胡廷瑞之甥也吳國公以廷瑞故特宥之 乙未賊新橋張陷安州博羅特穆爾請援于朝

是月紹興路大疫 五月乙巳朔泉州佔布丹據福

州路福建行省平章雅克布哈

舊倫燕只不花今改

擊敗之餘眾

航海還據泉州參政陳有定復汀州路 己未中書參

知政事陳祖仁請罷修上都宮闕疏曰自古人君不幸

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

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順於人心緩急

失宜舉措未嘗雖以之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

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經

兵火焚毀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亟圖
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
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
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官闕念
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
都官闕未復固無妨于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
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
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
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
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

觀不日可復詎止上都官闕而已乎

實異元史陳祖仁傳二十年五月上

疏據順宗紀則祖仁上疏自在二十二年五月已未疑傳有脫誤也徐氏後編從傳今定從本紀

丙

午吳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鄂愈鎮洪都又以阮宏道爲郎中李勝爲員外郎汪廣洋爲都事往佐之程國儒知洪都府事文正至增浚地池嚴爲守備 辛未明玉珍遣僞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寇龍州清川犯興元鞏昌等路 是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六月戊寅中書平章政事察罕特穆爾遣使報書于吳言已奏朝廷授以行省平章事吳國公不答因謂左右曰察罕書辭婉媚是欲啗我我豈可

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反我使者其情偽可見也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于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校也 寧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獻書吳國公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其略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

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蘄春與皖卽今江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晉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此其大綱也至其目

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
穴管田豐說袁紹瓌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
傾祿山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
穴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
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于
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
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
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
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
鎮在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

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景齋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

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
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
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我師之盛
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
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
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
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既
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
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
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

耳吳國公奇其言欲畱用之力辭賜銀幣襲衣以歸

辛巳彗見紫微垣炷芒長尺餘東南指西南行戊子炷
芒掃上宰 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至是田
豐王士誠復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
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特穆爾行觀營
壘眾以爲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
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
人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察罕特穆爾既死豐與士
誠走入益都城眾乃推庫庫特穆爾爲總兵官復圍益
都事聞帝震悼中原士庶老幼多痛憎之者先是有白

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特穆爾勿輕舉未至而已及于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諡獻武其父司徒阿哩袞

舊倫阿魯溫今改

封汝陽

王其子庫庫特穆爾授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仍詔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爲察罕特穆爾從事惟恩與義實同骨肉視彼逆黨不其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己亥益都兵出戰庫庫特穆爾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吳國公聞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 秋七月乙卯彗滅

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炁炯有文橫亘
中天移時乃滅 吳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以謀反伏
誅榮纘勇善戰與吳國公同起兵濠州公待之甚厚自
平處州還遂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
告之者榮不自安與繼祖謀俟間佗亂至是公閱兵三
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卒發吹旗
觸公衣公異之易服從它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部下
士宋國所告公召榮等面詰之俱伏曰死而已公不欲
卽誅幽于別室謂諸將曰吾不負榮而所爲如此將何
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公縱不

忍殺之遇春等義不與之俱生公乃具酒會飲會之涕
泣與訣皆就刑 是月河決范陽漂民居 西湖書院
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行省左右司員外郎陳基白
平章張士信出官錢補刊從之明年而工畢 八月癸
巳陳友諒將熊天瑞寇吉安吳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承
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殺之友諒使其知
院饒鼎臣守吉安 己亥庫庫特穆爾言博囉特穆爾
張良弼據延安掠黃河上下欲東渡以奪晉寧乞賜詔
諭 是月張士誠殺淮南行省左丞汪同同初集義兵
捍禦鄉井累官徽州路治中兼元帥領兵征饒州單騎

潛往浙張士誠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其心不純乃去之
淮安見左丞史椿椿本土誠部將與張士德皆爲謀主
士德被擒椿見諸將驕侈又左丞徐義數譏毀椿椿遂
有異志見同殊相得謂同曰察罕公忠盍往見之同謁
察罕察罕恨相見晚俾朝于京拜淮南行省左丞還見
察罕察罕曰士誠非忠于國者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
姑蘇始君與史君宜協力焉未幾察罕死椿曰不幸及
此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乃遣使者齎書往建康使者
姑蘇人以書達士誠所士誠大怒使士信招與言事同
懼不欲往椿曰士誠基本未固未必侵害我輩況四平

章我嘗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四平章謂士信也同遂行
至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何負於汝而反同曰我之
來以汝爲元太尉忠于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
耶士信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語平章具荷
厚意吾能死忠不能爲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
能久富貴耳遂遇害事聞追封平陽郡公同既死士誠
遂發兵攻淮安執椿殺之 九月癸卯朔劉福以兵援
田豐至火星埠庫庫特穆爾遣關保邀擊大破之 戊
辰以知樞密院事伊蘇舊倫也速今改爲遼陽行省左丞相先
是賊雷特穆爾布哈舊倫雷帖木兒不花今改程思忠等陷永平詔

伊蘇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
 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民居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
 築城因河為塹堅守不可下伊蘇乃外築大營絕其樵
 采數與賊戰獲其偽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
 黎撫寧二縣擒雷特穆爾布哈送京師賊急乃乞降於
 參政徹爾特穆爾舊作徹里帖木兒今改為請命於朝詔許之命
 伊蘇還師伊蘇度賊必以計怠大兵乃嚴備以偵之思
 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
 州至是詔還京師拜遼陽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
 遼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

乾王等賊竝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趣永平聞伊蘇
開省乃止伊蘇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寧爲守
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眾潰皆西走伊蘇慮賊窺上都
卽調右丞呼哩岱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臨賊後賊果
寇上都呼哩岱擊破之賊楸又大潰永平大寧始復乃
分命官屬勞來安集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德
之 冬十月壬寅朔江西行省平章都埒布哈舊倫聚
列不花
今移檄討巴拉布哈時都埒布哈分省廣州適州城爲
邵宗愚所陷執巴拉布哈殺之 甲戌博囉特穆爾南
侵庫庫特穆爾所守之地遂據真定路 戊子吳池州

元帥羅友賢據州之神山寨倫亂謀與張士誠通杭欵
震動命常遇春率兵討之 辛卯吳設關市批驗所官
主通百貨鹽十分而稅其一它物十五分稅一 十一
月乙巳庫庫特穆爾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庫庫特穆爾
既襲父職身先士卒誓必復讐人心亦思自奮圍城益
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道而入遂克之盡誅其
黨取豐及王士誠之心以祭祭罕特穆爾遣關係以兵
復莒州于是山東悉平庚申詔授庫庫特穆爾太尉餘
官竝如故將校士卒論賞有差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
關陝皆宴然無事庫庫特穆爾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

倚之以爲安而博囉特穆爾復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諭解之而讐隙日深 癸亥明玉珍兵陷清川 十二月丁亥吳大都督朱文正遣裨將率兵復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粹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 壬辰吳廣信守將元帥葛俊擅發民夫築城浚池浙東行省左丞朱文忠遣人諭止之俊不聽反出不軌言文忠恐其爲變欲討俊先遣從事王辰往察之辰還報曰彼城守如故若臨之以兵恐激其變文忠曰此人不足憐姑爲一郡生靈少忍之遂不復問復遣都事剡肅往勞之諭以禍福俊心乃安 先是

帝遣戶部尚書張昶等齋龍衣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宣命詔書航海至慶元欲因以通吳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以告吳國公公不之答敬還國珍懼乃送昶于福建平章雅克布哈所時左丞王溥在建昌聞之遣人報公公命溥招之來且命符璽郎劉紹先候之于廣信溥招昶至遂偕紹先赴建康昶見公不拜公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昶俛首無一言公不欲窮詰命中書館之時召問以事知其才可用遂畱之 庚子以中書平章政事佛家努舊俗家

奴今 爲御史大夫

是月庫庫特穆爾遣尹煥章至吳

送前使自海道還并以馬饋吳是歲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伦以快人心三曰御經筵以講聖學四曰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綱六曰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厲百司八曰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曰察近倖以杜奸弊十曰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曰罷各官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曰減常歲計置爲諸官用度十五曰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六曰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曰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曰開

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

曰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薊國公托和齊

舊倫脫火

赤今

上言請罷三官造倫帝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

而造倫如故故士瞻疏首及之

帝嘗謂伊納克

舊倫倚納

今曰太子苦不曉祕密佛法祕密佛法可以延壽乃令

圖嚕特穆爾

舊倫禿魯帖木兒今改

教太子以祕密佛法太子悅

之嘗于清寧殿布長席西番僧高麗女東西列坐太子

顧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所言

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諭德好

文也太子由是惑溺于邪道無復曩時惡伊納克之意

矣 帝以譏廢高麗國王巴延特穆爾立塔斯特穆爾
爲高麗國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之
故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恃寵驕橫巴延特穆爾戒
飭不悛遂盡殺奇氏族皇后謂太子曰爾年已長何不
爲我復讐時高麗王昆弟有畱京師者乃議立塔斯特
穆爾爲王而以奇族子三寶努爲元子以將倫同知崔
特穆爾爲丞相遣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爲高麗兵
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七

賜去節節尚書劉懿有和安魏督湖北湖軍處地益務兼魏稱世世至聖都於世編集

元紀三十五

赴昭陽軍閏正月盡閏逢
執徐三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大寧陷 庚戌吳常遇春

兵攻池州神山寨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 丙寅吳

國公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庫庫

特穆爾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

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

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聞而未識是以前

威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淡有推結之意加以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初吳國公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積穀充牣它皆不及二月壬申朔公下令申諭諸將曰屯田數年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分地均而所得有多寡由人力勤惰不齊耳今宜督軍及時開墾以盡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是月庫庫特穆爾自益都領兵還河南留索

球以兵守益都以山東州縣立屯田萬戶府 都昌盜
江裔等陷饒州時吳將于光與吳宏吳毅等不協裔乘
隙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
出走綜理饒州軍務理問穆燮死於難郎中楊憲走還
建康 張士誠發兵攻安豐以呂珍爲前鋒而其弟士
信以大軍繼之珍至安豐圍其城久之城中人相食或
以井泥爲丸用人油煤而食之劉福通勢窮遣使告急
於建康吳國公曰安豐破則張士誠益張不可不救劉
基諫曰陳友諒方伺隙未可動也 三月辛丑朔彗見
東方經月乃滅 詔中書平章政事愛布哈分省冀寧

庫庫特穆爾遣兵據之 吳國公率右丞徐達參政常
遇春等救安豐呂珍已破安豐殺劉福通聞吳軍至乃
水陸連營戰艦蔽沙河際皆樹木柵繚以竹籬外掘重
壘擊敗左右軍公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陳三戰三勝俘
獲其士馬無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又擊
敗之珍與君弼皆遁去安豐圍解公乃令軍士各齎米
積於東門外以救城中饑者以小明王歸居之滁州公
還建康命徐達等移師討左君弼圍廬州竹昌忻都遂
乘間入安豐 丙午大赦天下 丁未廷試進士六十
二人賜寶寶楊輓等及第出身有差 壬戌大同路有

赤氣亘天中侵北斗 是月立廣西行中書省以廉訪

使額爾德尼

舊倫也兒吉尼今改

爲平章政事時南方郡縣多陷

沒惟額爾德尼獨保廣西者十五年 立膠東行中書

省及行樞密院總制東方事以袁宏爲參知政事 閏

月丁丑吳處州翼總制胡濙言關市之征舊例二十取

一今令鹽貨十取其一稅額太重商人不復販鬻則鹽

貨壅滯軍儲缺乏且使江西浙東之民艱於食用又如

疏黃白藤蘇木櫻毛諸物皆資於彼今十五分取一亦

恐以稅重不能流通請仍從二十取一之例則流轉不

窮軍用給足從之 夏四月壬戌陳友諒復大舉兵圍

洪都初友諒憤其疆場日蹙乃佗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箭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船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至友諒前攻洪都以大艦乘水漲附城以登至是城移去江三十步大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吳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等守官步士步橋步諸門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將 吳院判謝再興以諸全叛殺知州樂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參軍李夢

庚元帥陳元剛等奔紹興降于張士誠總管胡士明棄
妻子單騎走建康左丞朱文忠聞亂遣同僉胡德濟屯
兵五指山下自將精兵二千往來應援以禦之乙丑諸
全州以事聞吳國公因命德濟爲浙江行省參政德濟
遣萬戶王克瑀還偵敵境遇士誠兵被執死之初再興
用部將左總管靡萬戶爲腹心二人常使人販鬻於杭
州公知其陰泄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建康而以
夢庚總制諸全軍馬公以再興長女妻兄子文正幼女
適徐達恩義甚厚因命還守諸全再興以夢庚處已上
憤憤不樂由是遂叛 丙寅陳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

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
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樹木柵敵爭柵朱文正督諸將
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
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 是月庫
庫特穆爾遣部將摩該舊作貓等以兵擊張良弼 五

月己巳朔張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陳友諒

知院蔣必勝饒鼎臣等陷吉安府時吳將李明道與曾
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攻兵至城下
明道舉火爲應開西門納之殺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
曾粹中亾走仇家黃如淵執粹中送鼎臣殺之必勝又

攻破臨江府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死 癸酉吳置禮
賢館先是吳國公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
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
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王禕許元王天
錫等皆在館中 陳友諒兵陷無爲州知州董會死之
會之守無爲也招集流亾使各復業州民安之及城陷
寇逼其降會抗言不屈遂縛之沈於江 丙子陳友諒
復攻新城門吳指揮薛顯將其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
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
之明有膽略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

明併力攻殺之。廬州城三面阻水，徐達等攻之不克。已而左君弼於城上爲釣橋，達曰：「君弼竄伏穴內，久不見出，今遽爲此，其將夜出劫我乎？」令軍中嚴爲之備。比夜半，聞釣橋有聲，其兵奄至營中，萬弩俱發，君弼退走。達縱兵擊之，君弼大敗，走入城。斂兵拒守，達攻圍凡三月不下。六月戊戌朔，博囉特穆爾遣方托克托迎匡福於彰德庫庫特穆爾，遣兵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路。已亥，庫庫特穆爾部將岱嚕等駐兵藍田七盤，李思齊攻圍興平，遂據盤屋。博囉特穆爾奉詔進討襄漢，而岱嚕阻道於前，思齊踵襲於後，乃請朝廷催督庫庫

京出潼關道路既通即僂南討 戊申博囉特穆爾遣

珠展

舊倫竹
真今改

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時陝西行省右丞達

實特穆爾

舊倫答失帖
木見今改

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爲庫庫

特穆爾所據陰結於博囉特穆爾請珠展入城劫御史

大夫鄂勒哲特穆爾

舊倫完者帖
木見今改

及監察御史張可遵

等印其後屢有使召鄂勒哲特穆爾珠展拘留不遣庫

庫遣摩該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珠展出降遂從庫庫

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吳朱文正使

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煨鐵

戟鐵鉤穿柵以刺敵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

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又攻官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官步門樓指揮士卒流矢中腰脅而死 甲寅中書省奏江浙福建舉人涉海道赴京有六人者已後會試期宜授以教授之職其下第三人亦授教授非徒慰其跋涉險阻之勞亦以激勵遠方忠義之士從之 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至石頭口宵行晝止凡半月始得達見吳國公具言其故公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兵雖勝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戰艦將不

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公謂子明曰汝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之降非但不死且行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當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 秋七月戊辰朔京師大雨雹傷禾稼 癸酉吳國公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公遣使命解圍曰爲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達遇春乃還是日公召諸將諭以親行之意遂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徐達常遇春馮國勝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壬午風覆國勝舟公以其不利

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 陳友諒圍洪都凡八十有五 日丙戌聞吳國公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敵公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其前吳國公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艦而還俞通

海復乘風發礮火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眾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公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公舟舟膠淺敵兵而集吳軍格鬪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公舟遂脫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萬國勝等皆戰死

攷異谷應泰紀事本末載韓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沈蓋本於定遠黃金所撰開國功臣錄明人盛傳之比諸紀信之誑楚應泰亦不加察也兩軍對敵人屬目狂主兵之人使果服御服而自沈則欲以誤敵而先使已之士卒惶惑潰散此策之最下者鄉曲小儒徒知紀信誑楚可以脫走漢王而不知王世充之偽擒李密遂能破密之眾也明史不為韓成立傳而附見其子觀傳中則成實以戰死今以朱善所撰程國勝神道

碑酌
書之
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

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公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公御樓船鳴鈺集諸將申明約束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慮張士誠乘虛入寇故也已丑旦公命鳴角師畢集乃親布陳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筭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攖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勳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時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陳旌旗樓櫓望之如山吳舟小不

能仰攻連戰三日幾殆右師卻公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公然之至晡東北風起公命以七舟載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軍器若鬪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而至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驍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公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亾在旦夕今當併

力蹙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時公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公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且視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聯舟大戰大敗敵兵敵之巨艦難於運轉吳兵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聯巨艦并力拒戰吳師望六舟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吳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張定邊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吳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

不敢更戰是日公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公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公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竝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盡渡乃泊于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能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

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
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器敗乃曰右金吾言是
也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以其眾降右金吾見其降亦
率所部降友諒復失二將兵力益衰吳國公移書友諒
曰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
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
計乃先爲我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
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散兵端自洪都迎
戰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
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

舟頓兵敵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狂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畱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回巡察令獲吳將士皆殺之吳國公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等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責之曰昨吾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淡仇江淮英雄唯吾與公耳何乃

自相吞并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欲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即公傲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佞欺人之容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器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吳國公分兵克蘄州與國友諒會盡遣舟掠糧於都昌朱文正使人燔其舟友諒勢益困是月有星墜於慶元路西北聲如雷光亾數十丈久之乃滅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自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是海隅獲安辛丑庫庫特穆爾遣兵侵博囉特穆爾所守之境丙辰沂州有赤氣亾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滅戊

午博驩特穆爾言庫庫特穆爾踵襲父惡有不臣之罪
請賜處置 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
樓船百餘艘趣南湖嘴爲吳軍所遇壬戌友諒遂突出
湖口欲繞江下流遁去吳國公磨諸軍邀擊以火舟火
筏衝之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
之師復擊之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
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
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
士卒五萬餘人惟張定邊夜以小舟來竊載友諒屍及
其次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公之救安

豐也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
 友諒乘我之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
 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
 不亾何待 九月丁卯朔吳國公發湖口還建康壬申
 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 壬午吳國公
 命李善長鄧愈留建康復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
 廷瑞等親征陳理於武昌 吳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
 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朱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夏子實郎
 中胡濙為前鋒與其兵遇於義烏戰方接文忠自將精
 兵橫出其後擊之再興大敗遁去濙因建策以為請全

乃浙東藩屏諸全不守則衢不能支請去諸全五十里於五指山下築城分兵戍守文忠從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來寇兵號六十萬頓於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是月太尉張士誠令其部屬頌已功德必欲求王爵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舊倫達識帖謂左右曰我

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必不爲其所脅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爲具文書聞於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稱吳王尊其母曹氏爲太妃治宮闕置官屬改平江路復爲隆平府朝廷遣戶部侍郎博囉特穆

爾

舊倫博羅帖
木兒今改

等徵海運糧于士誠士誠不與時天下

謂建康爲西吳平江爲東吳然士誠尚奉元正朔江北諸郡皆詭云爲元恢復而實自守之初士誠拒海漕之命淮省郎中俞思齊言於士誠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其可乎士誠怒抵案撲地而入思齊海陵人本陰陽家者流士誠開藩與有功焉至是知不可爲即棄官而隱權授淮省參政遂杜門謝病以卒又有淳安魯淵者由進士遷浙西提學士誠稱王命爲博士辭不拜還山士誠地連十州諸將咸以爲安松江陳思獨上書危之不報思避居海上郎中參軍事陳基以諫止稱王欲

政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凡飛書走檄
碑銘傳記多出其手基每以爲憂而未能去也 冬十

月丙申朔青齊一方赤氣千里 壬寅吳國公至武昌

馬步舟師水陸竝進旣抵其城命常遇春等分兵於四
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
分兵徇漢陽德安於是湖北諸郡皆降于吳 甲辰湖

廣僞姚平章張知院陰使人言於庫庫特穆爾設計擒
殺其主陳理及僞夏主叨玉珍不果 皇太子惡太傅

泰費音不歸奉元而止於沙井已酉令御史大夫布哈

舊倫普
化今改劾泰費音故違止命當正其罪詔悉拘所授宣

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丞相緯斯戩

舊倫捌
恩監今

改因謚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泰費音

至東勝賦詩一篇乃自殺是月庫庫特穆爾遣僉樞

密院事任亮復安陸府博囉特穆爾遣兵攻莫寧至

石嶺關庫庫特穆爾大破走之擒其將烏訥爾

舊倫烏
馬兒今

改殷興祖博囉軍由是不振先是監察御史張沖等

上章雪故丞相托克托

舊倫脫
脫今改

之冤詔復托克托官齋

并給復其家產召其子哈喇章

舊倫哈喇
章今改

三寶努

奴今還朝時額森特穆爾

舊倫也先帖
木兒今改

亦已死乃授哈

喇章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努知樞

密院事十一月庚申臺臣又言托克托有大臣之體向
在中書政務修舉淡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
不受再秉鈞軸克濟艱危統軍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
功垂成浮言構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已蒙錄用其子
還所籍田宅夏乞憫其勤舊還所授宣命從之 十二

月丙申朔吳國公發武昌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
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狍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
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且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其城不
下也 宦者資政院使保布哈

舊倫朴不
花今改

與宣政院使

托驩

舊倫脫
歡今改

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綽斯戩驕恣不法

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孟額森布哈舊倫也先傳公讓不花今改

等劾奏保布哈托驩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婁都爾蘇

舊倫老的沙今改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奇后庇之尤固

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皇太子言

御史糾劾托驩保布哈奸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

天下之公論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使奸臣蠹政

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臺臣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

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

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

方今毓德春官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
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書奏皇太子怒令婁都
爾蘇論祖仁以謂托驩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
得美除管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
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復上
書言管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
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奸邪當時皆知之獨德宗不知耳
今此二人亦皆奸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獨殿下未知
耳且裕宗旣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臺諫封章
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

臣有言太子將使之間奏乎不使之間奏乎使之間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殺下將安所處如知此義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隄殺下又何以處此祖仁書旣再上卽辭職而臺臣大小亦皆求退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保布哈托驢乃皆辭罷帝令婁都爾蘇論祖仁等祖仁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

府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撫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連及禍也疏奏帝大怒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保布哈驕恣無狀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邊徼以快眾心則紀綱可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由是帝益怒臺臣自婁都爾蘇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

朱毅卽日就道保布哈之被劾婁都爾蘇執其事頗力
太子淡惡之而奇后又譖之於內未幾保布哈復爲集

賢大學士崇政院使

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

舊倫
禿堅

栝木兒
今改

與丞相額森布哈俱屯田西方一日圖沁治具

躬詣額森屯所餉之額森自恃尊屬不受圖沁怒坐額
森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額森不平因誣其有異志差
五府官往訊圖沁忿曰我有何罪來問乃拘五府官將
往愬博囉特穆爾會婁都爾蘇亦懼誅遂與圖沁特穆
爾皆奔大同匿博囉特穆爾所婁都爾蘇者帝母舅也
以故帝數謂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乃

厚旨密令博囉特穆爾隱其迹而綽斯戠保布哈皆附
太子欲窮究其事徧圖形求之保布哈見臺憲彈劾不
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
汝等向日之所爲渠必得知臺臣亦必知之終必爲我
不利綽斯戠曰彼皆婁都爾蘇黨也婁都爾蘇旣爲博
囉所庇必稱兵犯關十八家爲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
誣婁都爾蘇及額森呼圖克舊倫也先
忽都今改托歡等謀爲不
軌遂執額森呼圖克等送資政院鍛鍊其獄連逮不已
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而綽斯戠增入條畫
內獨不赦前事惟婁都爾蘇逃匿博囉軍中餘皆遠竄

精義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有道死者亦有賄免者額森呼圖克泰費音子也赴貶
所行至中道執政奏其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泰費音
爲相務廣延才彥而額森呼圖克亦傾身下士名稱藉
甚至是爲姦臣所害賀氏三世忠貞皆死於非命天下
悲之 是歲吳寶源局鑄錢三千七百九十一萬有奇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吳李善長徐達等奉表
吳國公勸進公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
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
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建百司官屬置中書省左右
相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

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和爲左司郎中
時小明王在滁州中書設御座以正且行慶賀禮劉基
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然猶以龍鳳紀年封
拜除授及有司文牒竝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致異明
祖尊奉

龍鳳見於明人紀載者如祝允明枝山野紀載太祖伐
張士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王世
貞詔令考載太祖與魏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
年凡十有七通前二通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
稱吳王令旨黃宗義文集據萬統告身以龍鳳紀年皆
以糾正明實錄諱言奉龍鳳之課也錢辛楣曰陶主敬
樂首載龍鳳四年十月江南行中書省劄付一通至正
之十八年也又載龍鳳十年二月及十二月吳王令旨
各一通其文皆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此則至正之二
十四年也錢說比較年月尤爲有據然余究以明祖於
韓林兒不過假其名號初非
因人成事但不當沒其實耳

丁卯吳命減取官店錢

先是設官店以徵商吳王以稅重病民故減之 戊辰
吳王退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其推戴
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
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
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取充
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
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嘗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
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
此今吾所任將帥皆當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
我卽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

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
月乙未朔吳王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
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潛
遣卒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
引兵至洪山去城二十里王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擊
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
中倚以爲重及被擒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
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
此兄宜速降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
下瞰城中諸將相顧莫能登傅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奪

之矢中額復洞脇戰益力城中益悉氣王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論理使降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王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論以王意辭旨懇切時陳氏諸將無出定邊右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肉袒銜璧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俯伏戰慄不敢仰視王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

自取之道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
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不
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
悅於是漢沔荆岳郡縣相繼來降立湖廣行省中書以
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守之初陳友諒命其兄友才與
左丞王忠信等守潭州吳王至武昌友才遣忠信來援
忠信戰敗而降王授以參政俾仍守潭州友才率兵拒
之於益陽忠信異辭開諭之友才亦降與其子俱送建
康友才所謂二王者是也 李明道被獲送武昌伏誅
明道豐城人故友諒將也尋歸吳後復叛附於友諒友

諒敗滅明道懼走歸豐城剪其髮髯逃匿武寧山中有
茶客識之縛送武昌王數其反覆之罪戮之 三月乙
丑吳王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爲歸德侯 吳置起居注
給事中 戊辰吳以中書左丞湯和爲平章政事時和
守常州率元帥吳福興以舟師徇黃楊山遇張士誠水
軍擊敗之擒其千戶劉文興等獲風船六艘故有是命
己巳吳王謂中書省臣曰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
練達政事而精力旣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
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
參用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

之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王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和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亾即命毀之 辛未吳王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王諭之曰爾從我有年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陞且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以其才智止此不能過人故耳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齎賞我豈爾儉但患不力耳於是無有復言者 乙亥監察御

史王多勒圖

舊作采列
禿今改

崔布延特穆爾

舊作崔伯願
帖木兒今改

皇太子勿親征

先是博囉特穆爾陰使人殺其叔父

左丞伊珠爾布哈

舊作亦兒
不花今改

佯爲不知往弔不哭朝

廷知其跋扈又以匿婁都爾蘇事太子深疾之且時方

倚重於庫庫特穆爾而庫庫駐兵太原與博囉構兵相

持不解於是綽斯戩保布哈誣博囉與婁都爾蘇謀爲

不軌辛卯下詔數博囉特穆爾悖逆之罪解其兵權削

其官爵候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里博囉殺使者拒命

不受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七